

从神灵那里寻求引导

——现代荷兰社会中的新萨满占卜仪式*

[荷兰]汉妮克·明克坚 著 郑文 译

内容提要：尽管荷兰是西欧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信仰，如：灵恩运动和与区别于传统宗教的灵性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一些荷兰人试图通过不寻常的、非理性的、具有创造性的新灵性实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寻求安全感和宗教满足感。新萨满教占卜仪式为一些人解决心灵问题和制定决策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研究了人们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何在出神旅行中与新萨满教向导相遇。新萨满教的世界观和象征符号治疗实践为修习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宗教表达方式，消解了他们对未知的将来持有的存在性的危机感。

关键词：占卜 意识改变状态 新萨满教 新世纪 象征符号治疗

作者简介：郑文，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引言

63岁的玛丽安，坐在冥想垫上，被参加为期两天的“萨满力量和治疗之旅”学习的人环绕着。她手里缓缓的转动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头，就像在做罗夏测验。在拉科塔石头寻找仪式（Lakota rock-seeing ritual）中，她试图找到“我在情感上怎样才能独立”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个仪式中，当参与者处于浅度意识改变状态时，她们会将看到的各种形状与石头联系起来，借助它来解答他们生活中的疑惑。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参与新萨满教学习的人此时正在和石头的精灵交流。另一个学习新萨满教仪式的人问玛丽安“这些联系是如何解决你独立的问题”？玛丽安在寻找石头仪式（the rock-seeing ritual）上“看到”了眼镜蛇的头、绵羊和熊、木屋和小鱼，她对看到的東西很满意，她说她应该坚强、应该鼓励自己不断成长。这个新萨满教占卜仪式是新萨满教帮助现代荷兰人解除困惑的一个例子。在现在荷兰社会中，人们会面临心理和生命存在等许多问题。新萨满教被看做是一种灵性的形式（a form of spirituality），人们试图借助它来解答存在性的恐惧（existential fears）和心灵本身等一些问题。宗教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在体验中，人们会接触到卓越的萨满向导；同时，象征符号的意象（symbolic imagery）也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要说明的是：荷兰的新萨满教修习者借助占卜仪式，试图通过非理性的、象征性的、创造性的方式解答他们存在的困惑、赋予生活意义和把握未来。

首先，笔者会讨论荷兰宗教的变迁问题，并且指出这一变迁对人们的安全感的意义。其次，笔者会界定“占卜”的含义。再次，四种非基督教占卜仪式会被提到。此四种占卜仪式的占卜技术完全不同。最后，就这些仪式对参与者的意义这一问题，笔者会给出解释和做出结论。

* 本文译自汉妮克·明克坚（Hanneke Minkjan）的*Seeking guidance from the spirits: neo-shamanic divination rituals in modern dutch society*，该文发表于*Social Compass* 2008，55(1)。

一、荷兰社会中的个人宗教体验

存在性安全 (existential security) 是人类试图在世界上获得意义、获悉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 它与家庭、集体、社会 and 广阔的宇宙有关。虽然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人们充分享受物质的极大丰富、无所畏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免于存在性的恐惧 (existential fears)。相反, 现代西方社会错综复杂、既有传统丧失、处于全球化中, 同时人们的生活要面临太多的抉择, 这些似乎都造成了现代人的存在性危机。施瓦兹指出西方工业社会中选择的多样性导致了遗憾、困惑和失望, 特别对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个人的幸福不是以生活水平高低或人们可以选择的数量为依据, 而是建立在抉择的技巧上。很多学者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归属于一个集体 (团体) 就难于融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这样就很容易产生生存没有意义和反思性疑虑等心理问题。

因为荷兰的世俗化进程比其他欧洲国家的进程更快, 荷兰的传统教堂在日趋减少; 新的灵性形式, 如: 五旬节、灵恩和新世纪灵性却不断成长起来, 并且这些宗教非常强调体验。我们发现科学的影响、科学对世界的理性主义导向和技术不是唯理论, 它们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原因, 它们是个人的主义、平等主义和相对论、多样性。这意味着在荷兰的宗教已变得个人化。一些荷兰人民, 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荷兰中年女性会在新的灵性 (例如: 新萨满教占卜仪式) 中找到宗教满足感。新萨满教是荷兰新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宗教。

什么是占卜? 怎么占卜? 占卜可以被定义为对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未知的事情寻求答案的一种途径。我们对占卜的定义首先应该回到公元前44年西塞罗《论占卜》一书中: “占卜”一词来自拉丁语 “devinitio”, 意思是 “属于神的” (belonging to deities)。

西塞罗区别了2种不同类型的占卜: 一种是自然状态下的占卜或凭借直觉的占卜; 另一种是人为的或诱导性的占卜。在第一种情况下, 直觉、神灵附体、迷狂等起到重要的作用, 例如: 神灵托梦或者在出神状态 (a trance state) 下获得了上帝的神谕。第二种类型可以被看做 “艺术”: 占卜者会看到诸如鸟、火焰、树叶等神迹, 然后解释它们的含义。象征被看作是上帝和神职人员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工具。占卜术与非西方文化紧密相连。它在传统社会、古代埃及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在西方世界祛魅之前, 西方文化中经常忽略它的存在。15世纪到17世纪, 占星术是天文学科、医学的组成部分。对个人来说占星术有时很重要, 许多重要的政治决议要借助于占星术的帮助。从12世纪到21世纪, 其他形式的占卜如手相术、水晶球占卜都在新世纪运动中出现。塔罗牌占卜法是新世纪运动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占卜术。

二、荷兰的新萨满教

荷兰新萨满教中最重要的仪式是通过出神旅行 (trance travel) 去下界寻找 “魔兽”, 新萨满教创始人哈纳称它为 “萨满的核心技术”。在意识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实践者旅行到各种 “萨满教的世界” 中去, 在栖居者 (他们可能是下界的动物, 也可能是上界的天使, 也可能是居住在中界即我们看得见的世界的精灵或地神) 的带领下游历那个世界。萨满的这种核心技术 (可以将它想象为直觉预言) 是其他出神预言仪式的基础, 其他的预言 (下面将会描述) 要围绕着它产生。

萨满教的铜镜神谕: Roelien de Lange 创造了一套纸牌占卜法, 在纸牌上印有萨满教的世界和传统的风景, 如: 格拉斯顿伯里山丘、塔巴拿开山 (Tabarnaki)、佛教圣地。修习中的人们通过出神旅行进入代表萨满铜镜神谕的彩色扑克牌中的风景中, 而不是进入哈纳所谓 “核心萨满教” 那样的 “传统” 萨满教世界中。首先, 他们要做的是随机抽取一张纸牌, 然后通过纸牌附带的书籍查询、解释图

片上符号的含义。他们可以选择纸牌上的一个人（物）作为精神向导，在出神旅行时与他联络。这个人（物）可能是海豚、黑豹、独角兽、蝴蝶，也可能是小女孩、佛陀、隐者或格拉斯顿伯里皇后。对一些人来说，通过看纸牌上的符号、读相关的解释文本就可以解答他们要问的问题。例如：50岁的玛丽可要问的是她的人生道路这样的问题。她抽到了卡片上的图像是隐者，解释书上的关键词是“忏悔”、“诚实”、“心灵感应”、“悟性”。在出神状态时，当与海豚一起游泳的时候，隐者告诉她：她的生活轨迹正在走向正道。在鼓声的诱导下，出神旅行之后，人们就可以通过与精神向导的交流得出想要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以象征的方式进行解释，类似于释梦。神兽或别的精神向导可能保持沉默，也可能告诉人们一些不寻常的地方或奇怪的事情将要发生。

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出神旅行加上直觉占卜就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36岁的卡琳咽喉疼痛，抽取了一张有塔巴拿开山的纸牌。她记得在她出神旅行中，她的精神向导独角兽给她的建议是她必须净化自己；在出神旅行时，她还在美洲豹带领下走进丛林、直到走到一个峡谷前，她不得不做出选择：停下来还是跳下去。她没有害怕跳了下去，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掉到谷底，因为峡谷没有底。这些让她明白了下面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她也应该积极地面对未知的东西。

萨满教的铜镜仪式：在萨满铜镜工作室（工作室名，译者注）期间，实践者要学习用铜镜占卜。不同的直觉占卜仪式要用不同的、传统的萨满教铜镜。镜子来自蒙古或西伯利亚，由青铜和红铜等金属制成。大部分铜镜表面虽然不反光，但是仍被用来占卜。这种铜镜不同于传统的镜子，因为它里面能够“看到”超神灵的神迹、“听到”他们的话语，并且人们相信萨满的精神向导就住在它里面。据新萨满教师琳达·霍特讲，这些神灵是传统西伯利亚或蒙古萨满的协助神灵，他们是铜镜最初的主人。这些神灵可能是男性或女性的祖先神，萨满需要用香料、煨桑、白菖蒲或音乐等来滋养它们，这也是传统萨满教的风俗。占卜仪式是由参与者自己表演。在仪式中，人们要问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例如：友谊的问题、如何找到伴侣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闲暇时间的问题。在第一个仪式期间，参与者被要求手持或怀抱萨满镜在有光的房间中挪步，目的是在鼓声的诱导下能够改变仪式状态。做占卜的人得到的信息可能是镜中的图像、有启发性的思想或给出建议的声音。当这些人得到了上述信息，他们还会保持沉默，以求获得更多的信息。对镜子启示的解释有时像解梦，有时却按字面意思解释。其他仪式要求两个修行者共同进行，他们要为对方从镜中获得信息。总之，参与者看上去十分愉悦、对占卜仪式的结果都很满意。最后，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和镜中的神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愿意将镜子还给萨满修行指导者琳达，所以仪式后经常会发生丢铜镜的事件。

三、西伯利亚的仪式：对未来的预言和希望的魔力

未来预言和希望的力量工作室是西伯利亚世界神秘学研究所的两位女性新萨满创办的。她们的新萨满教混合了基督教、传统萨满教和新时期的宗教元素。出神仪式由反观自我式的直觉预言、无意识的写作和其他仪式组成。在向圣父、太阳神、圣灵和西伯利亚神Ajam、新时期的保护神等祈求后，在曼荼罗和腾格里之箭的帮助下，shamanca即小棕熊神（Little Brown Bear）会向信众解释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世界观：宇宙的存在和西伯利亚萨满教的四个充满因果报应的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和神灵世界）。对占卜者来说，他们是否能接触到Ajam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Ajam神能够保佑人们、让人们飞翔、给人们灵感、使人们进入出神状态。

在深层出神状态，修习者可能会看到未来的图景。他们的内心此时应该像一个“空瓶”那样里面无一物，那样神灵就会将有关未来的图像、想法、感觉、声音填充进去。未来的情景、图像会是模

糊的、不可定义的。修习者向西伯利亚神灵Ajam祈祷并且做了伸展、深呼吸等运动后，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躺在草席上、“查看”他们的内心世界，等待未来情景的出现。

他们会分享彼此的体验。问题是如何解释出现的神启。应该从字面意思还是出现的象征物来解释未来？小棕熊神将修习者的体验理解为是直觉，她认为很难从字面上判断未来的样子。小型的度假房子可以表示生命中的新阶段、孩子的出现。动物可能要根据情况解释。有时这种体验与修行者的业力息息相关。之后，他们会进行自动写作仪式（an automatic writing ritual）。在深度出神状态下，他们会写下首先出现在他们头脑中的东西，它们可能是诗歌、句子或词组，并将写下的东西大声读出来。一些人听到这些诗句时会很百感交集，例如：一个妇女因为听到这些诗句想起她母亲的死亡，大声的哭了出来。仪式最后，修习者会为彼此预测未来。他们面对面分两圈坐在地上，彼此传递着一根正在燃烧的蜡烛，说出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事物。小棕熊神鼓励他们继续说下去不要停。修习者关心的问题多是于人类内心的安全问题相关：他们同伴（其他的修习者，译者注）的身体、精神的健康状况。最后，他们会互相给出在对待配偶、孩子、工作等方面一些建议。他们会用这些句子，比如：“倾听你的内心，事情在你心里就会变得清晰”，“你很愉悦并且你将赋予你周围的事物意义”，“你就像一棵树，会为人们遮蔽风雨”。修习者对同伴的预言都会仔细聆听，对那些话似乎也很满意。

希望的魔力工作室的新萨满导师也会告诉她们：未来还没有完全形成、个人的均衡状态也可能发生改变；未来的生命能量可能会受到看见的土、水、气和其他等物的影响，但是可以通过特殊的身心锻炼、深呼吸等技术调节。在学习期间修习者不但要接受上述训练，同时还被告诫以后每天都要坚持练习。在占卜仪式上，每个人都会得到“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出神旅行时，他们都会遇见一个守护神。Palerne Salva神通常通过象征方式解答问题，例如：画有容器的图片意味着要去巴西；一个指环（一位年轻人的父亲临终前带的指环）表示这个人跟父亲的亡魂还有联系，他应该在萨满的帮助下或者自己断绝与它的关联。一个巢中有两枚蛋、两个窟窿和一些银饰表明往昔生活的“业”。一个女人因为从来没有收到过礼物、生活中又没目标而哭泣。守护神告诉她要打开心扉、继续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解释说明：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他们对新萨满教的了解始于占卜仪式。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人们接受新宗教和信仰体系速度很快。新的象征体系似乎非常易懂，参与者几乎没有人质疑萨满世界中出现的新内容，如不同的萨满世界、神兽、新的萨满神灵等，也没有人对这种融合了其他宗教元素的仪式表示出丝毫惊讶。总的来说，作为古代萨满知识的守护者和与萨满世界、萨满神灵保持联系的人，新萨满教的导师很受学员尊重，他们自己也倍感荣耀。

修习者关于存在问题的探讨也触及到下列问题，如：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或生命之路如何进行。从新萨满教那里，他们得到的答案有时很简单甚至很浅显琐碎。尽管如此，对参与者来说神启使他们感受到他们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充满意义。

特德洛克认为即使是不同民族间的占卜实践，它们的结果也会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在占卜预言过程中，个人的直觉能动性（intuitive creativity）也在发挥作用。阿赫特贝格发现采用图案占卜是种跨文化的现象，对身心治疗非常有效。同时，她还指出很多图案符号受到文化制约，它们大多建立在当地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如果象征符号（图案）在仪式或某一社会背景中能引起共鸣，那么它们就会表达出很多意思。个人对象征符号的解释就像“个人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一方面，上述占卜仪式的象征体系中被导师嵌置了神灵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同时，新萨满教会赋予新的体系以新意义。此外，参与者对在“旅行”中看到的景象有着自己的理解。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发现新萨满占卜仪式在解决存在问题方面充满着意义。

四、结论

相关数据表明，很多荷兰人很满意新萨满教占卜仪式中个人化的灵性在解答他们存在危机方面的问题。参加新萨满教工作室的人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妇女，这与参加新时代运动的妇女情况大致相同，都占到总人数的75%。在荷兰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女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感受到存在危机：她们在荷兰世俗的精神治疗机构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年轻的男性移民也需要得到心理帮助。经医学检查，这些女性并没有什么身体疾病，他们遭受的更多的是存在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对此，希勒斯和伍德黑德的解释是新时代（New Age）因新时代运动而产生，这个运动的特点是女性比例很高（虽然这是一场女性运动，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女性还不得不为家庭的幸福负责、朋友的健康着想。在“护理”行业中，女性的人数也远远大于男性。存在性安全主要是指要使社会关系、社区人际关系、广大的宇宙都充满意义。一旦女性抚养孩子、不再工作，她们就很难在现代社会从事别的工作。对此，她们试图寻找感性的、直觉的答案，最终在新时代（the New Age）中找到了答案。在占卜修行班，学习者经常会问起“人生之路怎么走”这样的问题。在新时代运动中，正如汉尼葛夫汉克所言“宗教已经心理学化”和“心理学已经神化”。现在西方被表述成祛魅的、理性的社会，人们不会通过直觉预言技术来寻求答案或做决定。但是，建立在因果推理基础上的理性决定已经在西方社会受到了挑战。胡特曼、曼西尼和布鲁斯的研究表明：世俗化的主要原因不是非理性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多样化、平均主义与相对主义。阿多诺曾研究过占星术对美国人幸福感的重要性，奥伦斯坦研究了加拿大人对灵异现象的信仰情况，结果表明人们已受到的科学教育对他们是否相信灵异没有丝毫影响。帕特里奇曾对英国人处世态度做过调查，据此报告：在1994年和1998年间英国人有信仰的人数有所增加（高达全民总人数的50%），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感觉、信仰而不是科学调查结果。

坦比亚区分了“工具性的因果性”和“参与性”，他指出因果性主要关注距离、中立、抽象；当个人、群体、动物、地方和自然现象彼此联系在一起时，并且它们能够转换成存在的直觉性，并且可以接触、可以分享这些连接关系时，“参与性就会表现出来”。因此，参与性是由令人同情的直觉性、富有表演性的语言行为、神话的讲述和使仪式生效等因素组成。在坦比亚提出的这两个特性的基础上，汉尼葛夫汉克进一步指出这两个特性在人脑中都处于自发状态。他认为“工具性的因果性”可以被看做一种意识形态，以牺牲“参与性”为代价，它凭借西方社会中占优势的的象征体系得以确立，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当前西方社会中主流的“叙述”；社会中灌输的“工具性的因果性”给个人施加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让他们变得拒绝参与。

因此，人们经常会进行占卜等非理性活动，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他做过此事。事实上，笔者的大多数信息报告人都是新萨满教的参与者，可是他们从来不在同事间、甚至家人、朋友间谈论它，这似乎能证明前面的论断。人们似乎很难向他人解释他为什么要在非理性的、没有必然结果的信仰体系（诸如新萨满教）中寻找安全感；但是，他们坚信事实的本质，就像命运之网一样彼此关联、互相交错，这才是生命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事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没生命的都相互联系，都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看法又导致他们相信通过占卜仪式能够预见一些事情或者能够断裂一些事情的联系，可以使人和物从同一时空中分离开。特别是对那些感觉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生活和在生活中要面临太多选择的人们来说，即他们遭受了存在的危机，这些世界观能够帮助他们在日趋世俗化的、祛魅的荷兰社会解除危机感。

（责任编辑 杜 澄）